

# 万有桑园读书记

附：柳如是事辑

邓之诚著 邓瑞点校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# 桑园读书记

附：柳如是事辑

邓之诚 著 邓 瑞 点校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桑园读书记 附:柳如是事辑/邓之诚著;邓瑞点校. —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8. 12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近世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5045-X

I. 桑… II. 邓… III. 历史-研究-中国-文集 IV. K2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2791 号

学术策划	王 土 林 夕 柳 叶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
	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
总发行人	俞晓群
责任编辑	赵中男 柳青松
美术编辑	谭成荫
封面设计	林 林
责任校对	刘 璞
出版地	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发行地	辽宁省新华书店
印刷厂	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次	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.375
字数	103 千字 插页 1
印数	1—6 300 册
定价	4.80 元

## 本书说明

先父于太平洋战争期间，居于北京西郊成府桑树园胡同时，闲居无事，以读书自遣，亦有隐居韬晦之意，每读完一种书，即将心得考证写成读书笔记，共有四十五种书的题跋，后汇集而成《桑园读书记》。先父自称：“卜居成府村，闭门忍饥，不与人事，日以读书自遣，虽不免庞杂，而一书必贯彻首尾。有足参稽者，间附己见，恒题于书眉，或别纸书之，不忍捐弃，暇日择录为一卷。盖几几乎合题要、札记而为一矣。”题解又说：“书贵细读，尤贵慎思。”亦给我们以读书方法的启示。于十三年后，即指自辛巳年（1941）至乙未年（1955），又重勘一遍，略有增省，是以付印，此即是1955年11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的《桑园读书记》。又于四十一年后，承柳叶兄之相约，希将《桑园读书记》及《柳如是事辑》作新式标点，并写一导读性点校说明，概允由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出版。

《桑园读书记》中，《祁忠敏公日记》记南明福王政权建国最详。先父认为“局中之言，足破诬罔”。并且认为若祁彪佳“能使得居朝端或……南都不至遽亡”。先父还认为祁忠敏公遗著若能印行，其有裨于考订明季史事，当更较“日记”为有用。

读《石园文集》，先父认为万氏“唯熟于万历以后史事，党局纵横，尤所究心，当时实无第二人，至以实录正野史之谬，最为有见。同时顾亭林持论亦颇相同”。先父称赞“季野以史学名家，明清两代，究为第一人，无人可以匹拟，即弇州亦望尘莫及也”。由万季野写《鄭西竹枝词》，使人们知晓秦桧之心腹，有王次翁，此人出谋划策三大帅兵，召岳武穆，实为历史罪人，对研究岳武穆之受诬又多一佐证。先父读《刘宇传》认

为“昔时计富每以百万为极，非必真有此数也，终疑《冰山录》一书为妄作”。

先父记万季野《寄范笔山书》，季野“客岁馆于越城（今浙江省绍兴市），得观有明历朝实录，始知天下之大观盖在乎此”。又言“虽是非未可尽信，而一朝之行事，及群工之章奏，实可信不诬”。确是至理名言。

《循吏高公传》反映出明末已因十六世纪以来西洋教士传来枪炮铸造术。乙丑（明天启五年 1625）秋，部议增诸郡铅十一万斤，而派内乡者至二万八千斤。先父案：“黑铅之征取，岂当时以铸枪炮之用乎。”季野《宋遗民广录订误》，先父认为“考订精核，义正辞严”。如赵复、季野称：“虽未受元职，然其教大行于北方，日主讲席，终于燕都，非隐士也，亦不当入。”

先父读《明夷待访录》，“其字避及‘历’字，则乾隆时所抄矣”。看出先父亦用讳字来断代，并认为“梨洲此书；本孟子君轻民重之说，抉历代之弊……”均为中肯之论，颇具史识。

先父读《海东逸史》，认为是书颇具考证之资，有正《小腆纪年》之误者。

先父称赞王闿运撰《湘军志》，“闿运奋笔纪载，适入蜀长教尊经书院，遂刻于蜀中，……闿运叙事，用史迁法，能尽人情状，其书盛行。誉者谓为唐以后所无。然与官书颇抵牾，而抑扬稍过……又事不甚备。”为曾国荃所恶，后毁版。闿运再入蜀，重刻，为今本。书估易为巾箱本，名《湘军水陆战纪》。曾国荃命王定安撰《湘军记》。先父评《湘军记》笔力卑弱，文气不贯，然人、地、时之误较《湘军志》少。《湘军志》，先父称“唯闿运以史笔自负，然详于曾、胡，而略于太平天国之事”。

关于《乾隆十七年廷寄》，系“由军机大臣面奏，谕旨密寄出奏者，或通知他人……尊称……曰廷寄……”由兵部加封寄递，有四百里或六百里字样，以求速达。

《抱朴子》，先父认为继昌所刻为善本，其他徽藩本、《槐庐丛书》复刻本及《敦煌石室写本残卷》均有校勘价值。《平津馆丛书》本，增誤不

少。知先父治学亦重视比较版本，以善本为佳。叶盛《冰东日记》，先父称“今世但称明刻为三十八卷本，康熙刻为四十卷本，未免失之，不知康熙本，仍重华之旧，皆明本也”。此书记江南清代苏松田税甚重，“我朝天下田租，亩三升五升，三合五合。苏松后因籍没，依租额起税，有四五斗，七八斗，有至十石者”。苏在元粮三十六万，张氏百原，今二百七十余万矣”。卷五，记总督之称，始自“宣德中，巡抚总督税粮始也”。卷十一，记交趾人阮安修建筑设计明代北京城池等。卷十五，由《陆游家训》知南宋时，中日贸易之盛。  
《露化铭功集》万历刻本，所收皆万历二十一年二月至九月，朝鲜士民所献诗文，称美李如松援朝抗倭之事迹。

先父著录《皇朝掌故备要》为锡珍稿，其先世家门贵盛。和瑛著《西藏赋》，一生踪迹，多在诸边，尤详蒙古、西域民情。此书并详记锡珍其他著述，如《八旗驻防考》、《台湾事宜》、《渡台纪程》等。由此书，知清代尚有琉球来华的留学生。此书又记庄园“畿辅庄五百三十九，几万顷，赋万余两”。均为研究清代庄田的珍贵史料。

《吴本五石瓠》卷一记有明思宗崇祯书法。卷六记神宗好览水浒，先父称“万历中，杂记小说之刊，盛极一时，必非无故”。

《滇事述闻》二卷，太和李玉振撰，系以编年体记杜文秀起义事。见闻亲切，有补官书奏报之所不及。

《香雪庵丛书》平步青著，先父称其《悔庐居士重刻李二曲先生墨室录感书后》之语句，“俨然白话文口气”。先父联想到“蔡元培为其乡后进，必尝请益。清末屡倡白话文之会。后来在北京大学，白话文竟代古文而兴，盖濡染之深，有自来矣”。

《霞外攢屑》卷五，记华亭倪希香明经元坦刊《读易楼合刻》九种，开道光后理学复兴之始。卷六，有蔡元培先生轶事。亦记汪日桢著《二十四史月日考》。先父称“日桢以光绪七年国七月二日卒，其‘月日考’原稿，后归北平图书馆”。

《樵隐昔寐》卷九，记纪慎斋大奎《双桂堂稿》，先父论及徐桐主国

史馆时，欲以纪大奎入《儒林传》，总纂缪荃孙认为不可，因术数与经学为两科。“以是积忤徐桐，去官。”实有关缪氏之掌故。卷十，记英法联军庚申（清咸丰十年，1860）北犯，淀园之焚主谋人为龚孝拱。先父又据《越缦堂日记》补咸丰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云：“广西梁承光舍人，……政府遣其犒劳议和者，其人与仁和龚孝拱为友，孝拱……近闻入夷酋幕，为其谋主。梁极力奉承之，故政府倚以求和云。”瑞案：洋人初入北京，未必识圆明园之所在及价值，而英法联军直趋该园，显然定有汉奸主谋唆使抢掠及焚烧。龚孝拱为龚自珍之次子。

毛子晋《以介编》，为顺治丁酉庆祝毛氏六十之寿体文集。内有潘柽章诗句，“汲古悬藜期共照，成书编竹定同刊”。先父考证，似《明书》尚未成书，此为研究“庄史之狱”者可参考。

包世臣《安吴四种》，先父谓：“世常以包、魏、龚三人并称，……三人学术，各有门庭，亦以世臣为较质直，盖由多见通人，无惊世骇俗之见，至若宅心和厚，龚不如魏，魏不如包，文亦如此。”看出先父用比较研究来评论包世臣、魏源及龚自珍。

《中衡一勺》卷二，有“郭君传”，先父指出：“此记和珅主仆事，为他书所未及，世臣闻之郭大昌者，或当不诬。”有资于研究和珅微时事迹。《齐民要术》卷十一，记乾隆年间，英国倾销鸦片之事，为记载鸦片来华较早的史料。知鸦片初入粤东，约为乾隆五十年左右，十数年后，已遍至广州、惠州、潮州、漳州及泉州。嘉庆初，江浙已有人吸食鸦片，嘉庆末，烟毒遍天下。卷十，记有白莲教齐二寡妇及王双喜之外遣伊犁事。系有关秘密社会之重要史料。

惠周惕著《砚溪先生遗稿》记有江南三红豆之掌故。王穉登撰《客越志》一卷，记“三宝奴出海处”在宁波东门外桃花渡。系发现一石上铸有三宝名。王昶《使楚丛谈》记乾隆五十五年庚戌（1790）至湖南时，为毕制军招钦，知毕秋帆集众手修撰《史籍考》。先父案：“世皆称实斋撰有《史籍考》，据此，知为毕秋帆集众手所修，非出实斋一人，或实斋为之发凡起例耳。”

先父记《西河合集》，称赞毛奇龄，“清代学人，有精过于西河者，浩博则不如；诗文奇丽，尤远逊之”。刻入《合集》中有《后鉴录》，记载明末张献忠、李自成事迹甚翔实。

明王行撰《半轩集》十四卷，记有沈万三及其子沈达卿之事迹。

吴道行所辑《不愧堂刻妻疏》六卷，内载张学颜撰《万历会稽录》记万历一朝，人民负担之加重最为详确。先父称：“《万历会稽录》，最足以考见其时国计民生，未知藏书家尚有其书否。”

日本学者桥川时雄于1930年在当时北平主持《文字同盟社》，编辑发行月刊杂志《文字同盟》，此外还为中国稀有刊本、未刊稿本的发行，作了许多学术工作，以满足学人的渴望。其中有印《柳如是事辑》一卷，虽属风流韵事，然在学艺上亦颇有价值之书，传本亦少，乃印刷发行。

《柳如是事辑》一书，前有清代怀圃居士题跋，以龚鼎孳与钱谦益对比，认为“其志同，其行同，而其纳妓……亦无不同”。但顾媚与柳如是相比，以柳为胜，有气节，尚节烈，又终“以家变而自经”。故应搜集其遗事，以传世。

之后，有一九三〇年（民国十九年）先父应日本学者友人桥川先生之请而写的序。首言桥川，字醉轩，好刊刻旧本，以广流传。序文对明末社会风俗之流荡，文人不立学行，唯鬻声色，故在朝多为朋党，在乡多仗势欺民，为害乡里。他们的生活则“穷极声色，服食器玩之好，而自以为风流，耽禅悦，奉鬼神，尊信卜筮星相之说，而自以为解脱”。先父称赞钱负一代文章盛名，柳著艳称。此编亦实旧闻之不可废者，然世人应以此自警，勿流连而忘返。

清雪苑怀圃居士，为清代歙县曹志宏的别号，康熙四十一年壬午（1702）乡试，康熙五十二年癸巳（1713）进士，官内阁中书，其字号尚有俊原、耐斋。其所辑《柳如是事辑》，系采自《觚藤》、沈括《河东君传》、顾苓《河东君小传》、超达道人苇江氏题、古梅华源木叉庵白牛道者书、

长洲沈德潜题、淮南阮学溥题（以上四则均见范锴《华笑庼杂笔》），钱泳《履园丛话》、徐芳《柳夫人小传》、王汎《虞山柳枝词》、《虞山柳枝词自注》、《随园诗话》、陈其年《妇人集》、《牧斋诗钞》、徐乾《本事诗》注、钱塘汪远孙《清尊集》、《国朝闺秀正始续集》、《吴诗集览》、《珊瑚网》、《玉台画史》、《三借庐赘譚》、刘查《五石齋》、顾纯恩怀祖《寓寥杂咏诗注》、黄树椿《河东君小像跋尾》、《资治通鑑綱目三編》、《烈皇小識》、江熙《扫軌閒談》、《春浮園集》、《明末紀事補遺》、《幸存錄》、《明季北略》、《續幸存錄》、林昌彝《射鷹樓詩話》、王應奎《柳南隨筆》、《練貞吉日記》、《冷廬雜識》、龔鼎孳《定山堂詩集》、尤侗《官閑小名錄》、錢孺怡《錢氏家變录》、《安雅堂集·嚴武伯詩序》、《歸玄恭莊與錢遵王曾書》、何焯《柳如是傳》、《新齊諧》。

其中多流传本，还有孤本或已佚者，现代陈寅恪教授著《柳如是别传》，旁征博引，考证精确，可谓研究钱柳之大史家。然《柳如是事輯》一书中，所引之《随园诗话》、钱塘汪远孙《清尊集》、《国朝闺秀正始续集》、黄树椿《河东君小像跋尾》、《资治通鑑綱目三編》、《春浮園集》、《明末紀事补遺》、林昌彝《射鷹樓詩話》、《冷廬雜識》、尤侗《官閑小名錄》、钱孺怡《钱氏家变录》、《新齐谐》诸书，似乎陈老并未涉及。又今本《归庄集》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，已无《归玄恭庄与钱遵王曾书》。故此，《柳如是事輯》一书，史料价值甚高，可供研究清初钱谦益及柳如是事迹之重要参考。附于《桑园读书记》之后。

邓瑞

1997年10月

# 【目录】

## 本书说明

- 《祁忠敏公日记》/ 1
- 《一山文集》/ 5
- 《法坛见示》/ 6
- 《石园文集》/ 7
- 《明夷待访录》/ 13
- 《海东逸史》/ 14
- 《西塘郑先生集》/ 15
- 《陆巢云先生验封矿洞纪略》/ 16
- 《湘军记》/ 17
- 《乾隆十七年廷寄》/ 18
- 《钝吟全集》/ 19
- 《变雅堂集》/ 20
- 《抱朴子》/ 21
- 《水东日记》/ 21
- 《雷化铭功集》/ 25
- 《皇朝掌故备要》/ 28
- 《落帆楼文遗稿》/ 36
- 《足本五石瓠》/ 37
- 《漫录评正》/ 40

- 《陋轩诗》/ 42  
《滇事述闻》/ 43  
《香雪庵丛书》/ 46  
《烟艇永怀》/ 54  
《松窗快笔》/ 55  
《虞乡杂记》/ 56  
《以介编》/ 57  
《顾与治诗》/ 58  
《安吴四种》/ 59  
《砚溪先生遗稿》/ 68  
《大名府赋役全书》/ 68  
《雅园居士自序》/ 69  
《客越志》/ 69  
《弱水诗》/ 70  
《使楚丛谈》/ 70  
《西河合集》/ 71  
《受宜堂宦游笔记》/ 88  
《柏葰自订年谱》/ 90  
《水云集·湖山类稿》/ 91  
《鸿胪寺志略》/ 92  
《日知录》初刻八卷本 / 93  
《蟫窠集》/ 95  
《半轩集》/ 96

《广阳杂记》/ 99

《过庭随笔》/ 100

《不愧堂刻奏疏》/ 101

附：《柳如是事辑》[清]雪苑怀圃居士辑/112

解题之作，始于晁陈。至《四库提要》，辨体例，纠谬误，而愈精矣。其荟萃事目，以备遗忘者，则为类事。二者各有藩篱，若不可合。妄意以为若为叙录，当撮其内容，使未读是书者，稍明涂径，且知某事见某书，为较切实用也。辛巳之冬，太平洋战起，横被陷阱，及其释囚，已历半载，遂卜居成府村，闭门忍饥，不与人事。日以读书自遣，虽不免庞杂，而一书必贯彻首尾，有足参稽者。间附已见，恒题于书眉，或别纸书之，不忍捐弃，暇日择录为一卷。盖几几乎合提要、札记而为一矣。有人每得一事出处，自诩发明，而薄之者，则谓固在书中，俯拾即是，皆不免过甚。书贵细读，尤贵慎思，始不遗不漏也。越十有三载，重勘一过，复有增省，是为今本。乙未夏至邓之识。

## 《祁忠敏公日记》

《甲申日历》、《乙酉日历》。凡居官居乡，从政为学，事亲交友，无不记之。惜稍嫌简略，且友人多称字号，今皆不识为何人，然亦有足资参稽者。记南都建国甚详，最有关系，局中之言，足破诬罔。大约马士英挟福王自重，四镇以迎立为功，不容陪都诸人再持异议。故士英首言已传谕将士，奉福藩为三军主。而诸大帅且勒兵江上，以备非常。迨既已监国，而抚宁侯朱国弼，同四镇出揭，以入朝讨贼为言。高杰、刘泽清则要史可法过江共议，盖疑别有所立，且欲借立潞以挫东林之气，为将来争政张本。自崇祯之末，兵帅骄横，不听朝命。是时高杰最强，为四镇之首，本出招降，再有反复，祸变立至。故可法诸人，惴惴不敢多言，唯极力推戴劝进，以示无他而已。忠敏为可法划策，以阁臣督师，推其意不过欲使为马用者，转而移之于史，则马不难制。至可法欲去诏中起废除逆案字样，则明知废籍中人，已混入迎贺，有卷土重来之势，不可复遏，不如宽一面之网。是皆忠敏所记。其记福王复可法书，言止欲避地浙东，诣孝陵避走御道，比劝进辞让，谓人生以忠孝为本，今大仇未报，是不能事君。父遭惨难，母无消息，是不能事亲。富与贵是人所欲，贫与贱是人所恶，但于义不可。又谕东宫与永定二王，或在贼中可致。且桂惠瑞三王，皆本王之叔，听诸先生择贤迎立。言间涕泣，再劝进，传旨暂领监国。三劝进，手书批答，仍止监国。忠敏奏请出都督催，王逊谢不遑云：“此等事，与诸大老商之。”及安抚辞朝，王谕“众位先生所到地方，必实实兴利除害，使民沾实惠，不得徒事虚文”。忠敏以正人自居，而不绝人过甚，如王时敏、杨士骢辈，皆有往来。识钱谦益、瞿式耜，亦不与之过墨，故士英欲大用之。此皆《日记》中时时可见者。使得居朝端，或居可法督师之地，或能调和将相、及诸党人间，俾南都不至遽亡。《日记》首附王思任所为“忠敏年谱”，道光中，梁廷枏又从而增省之。思任似曾见《日记》，而记载错讹，序后裔甚略，先世尤紊

乱。廷柄则读书不多，未足以正思任，而善谋至不堪指摘，尚不如杜春生所辑《祁忠惠公集》，为得其实。（弟庭桂凡得三通：鲁王曰忠敏，唐王曰忠敏，清王曰忠惠。）春生未见《日记》，而得见家乘也。此本为绍兴修志会得之梅里忠敏十二世孙允敬。允敬跋有云：“终清世二百年中，唯平景荪刻公集数卷。”此则甚误。步青所刻为《寓山注》。刻《祁忠惠公遗集》者，杜春生也。卷一《奏疏》，卷二《序记》、《杂著》，卷三《揭稟书判语》，卷四《行略》、《塔铭》、《祭文》、《经义》，卷五《救荒全书小序》，卷六《救荒杂议》，卷七《寓山志》，卷八《越中园亭记》，卷九《诗词》，卷十附录《明史》本传》、《行实》、《遗事》、《世系》，而附以附编《商夫人锦囊集》、《祁昭华未焚集》、《祁奕喜紫芝轩遗稿》。书刻于道光中，不惟祁氏后人不之知，即平步青刻《寓山注》，亦未一言及遗集，则传世甚稀可知。之诚所得者无附编，有道光壬寅所增遗集补编，及舍书墨迹，与目不符。然书末有道光十二年壬辰春生跋，仅言厘集为九卷，附录一卷，不言附编。而卷首有道光十五年吴杰序，则言以公配商眉生夫人，及二子理孙、班孙，长女德渊，第三女德琼，季女德蘿，长子妇张德蕙，次子妇朱德蓉，一家眷属之诗若词，编于集末，又与目所列者不类。岂之诚所得者偶佚附编，抑当时本未刻此耶。按忠敏三女载之《明诗综》，诚如吴杰所举，即西河《祁湘君催妆诗序》，所谓楚纁赵璧，（原注：美庆、美喜配。）援妇诚以著书，拔英修蟠，（原注：湘君婢。案此皆诗女之字。西河所为《姜桐英墓志铭》，以淑英为名，亦误。）乐诸兄之同砚，是也。然西河撰《祁夫人易服记》云：“予少至东书堂，时夫人从母商夫人学诗，而以予通家子，每出诸闺中诗，属予点定。以故每读夫人诗，而为之赏之。其后与先生倡和，更名《静好集》者是也。今商夫人已即世，东书堂已毁，当时所点定诗已俱散失，《静好集》已殉棺去”。果如西河所言，则诸女诗已无存。（《千顷堂书目》有祁德渊《静好堂集》一卷，恐未必真见其书。）自来大家闺秀，即有

吟咏，戒勿外传，偶或流传，亦零篇断句，不足以充卷帙。西河与徐仲山摵交，然求其室人商景徽之作，竟不能得。当时如《午梦堂集》，实非数见。西河刻其女弟子徐昭华所作，附之《西河集》后，更为例外。故闺阁之诗，最为难求，或春生求而未得欤。附编之目，有《祁昭华未焚集》。祁氏诸女名字俱无作昭华者。昭华者，徐仲山之女，其集一卷，名《徐都讲诗》，在《西河合集》。岂列目误徐为祁耶。后又见一本，有附录三种，为《商夫人锦囊集》、《祁德琼未焚集》、《祁奕喜紫芝轩逸稿》，列目亦已改正。然后知之诚所蓄者，为初印本。欲附三种而未得，非偶佚，及后得之，始续刻成完书也。《日记》之末，有绍兴修志会跋，谓祁氏后人存忠敏遗著，共有《按吴题奏全稿》十八册，《还朝疏草附揭帖稿》一册，《抚吴疏稿》二册，《西台疏草》二册，《按吴疏草》三册，《莆阳稟牍》三册，《莆阳词语》二册，《莆阳勘语》一册，《莆阳谳牍》十三册，《莆阳杂录》二册，《按吴牌示稿》一册，《按吴檄》十册，《按吴审录词语》十四册，《按吴详语》十四册，《按吴政略》六册，《莆阳尺牍》十七册，《远山堂尺牍》七册，《按吴尺牍》十三册，《里中入都尺牍》三册，《都门入里尺牍》六册，《林中尺牍》六册，《里中尺牍》十册，《里居越言》十二册，《里中书稿》一册，《还朝书稿》一册，《在朝书稿》一册，《奉差书稿》一册，《诗集》一册，《文稊》一册，《辛巳越中荒记》一册，《日记》十五册，《祈雨祷文》一册，《遗言遗嘱》一册，《寓山志》一册，《救荒全书》十八册，凡为书三十五种。三百年来，守而无失，可谓孝子贤孙，果能继续印行，其有裨于考订明季史事，当更较《日记》为有用，未知年来荡为灰尘否。

# 《一山文集》

（洪武丙辰春）

《一山文集》，题元进士翰林院检讨东安李继本撰，孙容城儒学教谕伸编次，福建侯官县儒学教谕临川黎公颖校正。卷首有门人李敏序、景泰癸酉黎公颖后序。敏称继本登至正丁酉科进士第。未几，中原俶扰，遂隐居不仕，教授河期间。公颖称继本为学士承旨楚国公仕瞻之子。今按本集《柳居图》，有“自持御史节”句，是释褐后曾官御史。《送武先生归里序》，有“乙卯之春，延兴以讲学典邑校于涞”语。《送永清税课副使胡彦中秩满序》，有“予以洪武丙辰春，典邑学于道，明年秋，得告归里”。是入明后，曾两为学官。东安凡三，一属顺天，一属永州府；一属罗定州。集中屡言其乡之汉水、岷山、缙山，考六朝郢州西阳郡，有东安县。继本所称之东安，当是古地名，在今湖北境。公颖乃称为中州大儒何耶。公颖又称其素以文名，所作甚富，于千百中，仅存七八。今其集凡九卷，一、二卷为诗，三、四序，五记，六传，七文、贊、哀辞，八书、说，九杂著，编次颇草草。五律中，《和睦公九日韵》及《往房山》二首，皆重见。《卢龙》五言二首，误合为一，入五言长律。《旦起》五律二首，《水阁夜坐》五绝二首，俱误合为一。此本尚是明抄，错讹几不可读。闻沈子培昔年有此书，不知今尚存否。继本文不入格，诗未脱摹拟之迹，诗文多作于洪武纪元以后。继本初名延兴，号卧云子。此书二卷之后，有一印，白文“吴郡城隍庙东偏宝是堂徐氏书画记”，不知属谁，疑是明时卖书籍字画市肆。